



千里面目一纸书

○ 余昌民

尺牘书疏，千里面目。

——古谣谚

去年初夏开始屏去俗累，一口气写了《学子慕绥新》、《理想者袁庚》、《清华围棋纪事》三组纪实性的长文，竟有六十篇。文中传述的事件和情感显得凿实可信，且意外地尤具鲜活之态与动人之力，实有赖于大量引用了当事人的书信。不少同学、友人慨叹道：“难得你保留了那么多书信！”

我心里不禁在问：“信，怎么可以扔呢？”

景有流变，情无古今。流沙坠简穿透两千年的时间屏障而震撼的力量不减，王羲之的杂帖“压缩”进了生命与书法的摇曳风姿……，学者詹福瑞说得好：“古人的心，跳动在他们的书信里。”

前人说过，书信可以“达情愫，通款曲，陈事理，寓箴规”。我的体会，书信是不加矫饰的记载，真情流露的低诉，细节充沛的场景，展示才情的尺幅。更不用说惯常或者特异的笔迹，浸含着写信人的心绪与浓情，又因书写的原件带着温润与气息，又被赋予一个美称叫“手泽”。

而今面对伊妹儿这个冷面美人，少了贴身珍护、把持摩挲、触目心颤的温馨，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；更因为小妮子来去无踪，一颗心从此缺乏了安全感。

人生如梦，乃生之无奈，可这梦也不可太虚幻，回首一望，茫茫一片，无论“敝帚”、“珍宝”一概付诸烟尘，到老年连回味咀嚼的寄托也没有，这一辈子岂不大为减色？然而每当我展读旧函，彼时彼境顿时再现眼前，旧梦重拾，好似电脑里曾经误删的文件忽而复原，那透心的欢悦无以言说！

我对孩子们说，我珍藏的是曾经属于我的岁月。

情窦初开时节羞涩的往还、“文革”中的凄忍与彷徨、读研出国期间对“鹊巢”的眷念、好友之间的托命之谊和至纯情怀……都收存在架上整齐的匣中。我一抬头便望见它们，知道那里有一处启我思绪、促我笔耕的源泉。

尽管如此，我心中仍有难以平复的隐痛。父亲的手札基本无存，当年为了说明父亲的清白与正统，我把那些他以自创艺术字体写就的家书全部交给了“专案小组”，以期有助于赎回他的政治生命，结果一去而无回，永以为憾。

祖父恣纵道劲的毛笔书札在九十年代被中南财大（父亲的单位，我的老家）“代为处置”了，连同旧宅的藏书、私人收藏和所有浸润我幼小心灵的纪念物。这所授人经济之学与法律之规的学府表现出惊人的愚昧和蛮横，生生割断了我的童年和少年，致使我遭受了文化上（不仅是精神上）无法弥补的损失，想起能不齿冷？

在我的上一代，书信引来灾难的事常有发生，然而罪不在书信，而在被调教得心理阴暗、肆意加害无辜的人，更在于出产这类人性怪胎的环境。适逢当今清明盛世，民权意识已深深扎根，这样的历史悲剧当不容在我中华故土重演。

附带一笔：在美国“悬壶”的心脏科学院院士常放问我，何以我有得引用写给他人的信？原来在踏上社会之初的一段时间，写信颇勤而且十分用力，寄发之前回环品味，会摘录部分在本子上；以后感觉重要的信函也如此。待近年手渐疏，复印也已成家常便饭，注意留底便是了。✎